

城市空间

小区有个QQ群

雷媛媛

准备在小区入住的时候,物业管理人员给我一个QQ群号码,他说是小区的“邻居群”。我也算个资深网民,在网上加入了很多群。像大多数网民一样,我跟天南地北的网友混得烂熟,却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“对面不相识”。我觉得通过网络跟邻居相处更容易得多,却从来没尝试过跟邻居做网友。

通过管理员的验证,我加入了小区的QQ群。在群里,我发送了一个“新人报道,请多关照”的消息,就有很多邻居欢迎我。受到邻居的欢迎,我有了一种归宿感,心里感觉特别温暖。



还没有结束,我们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我搬新家宴请的亲戚朋友中,就有很多是我的网友邻居,这让很多朋友艳羡不已。有个有买房意愿的朋友,甚至

都要去小区QQ群里看看,跟邻居在网上打个招呼聊几句。群里哪家遇到事情需要帮忙,邻居们都鼎力相助。楼下邻居的孩子想转到离家近的小学读书,刚好有个邻居是那所小学的校长,小孩转学的事情校长就一手经办了。

周末常常有邻居在QQ群里组织“邻里活动”,邻居们一起去郊外爬山,一起自驾游,一起上街购物……通过参加各种集体活动,邻居们的关系更亲近了。

小区QQ群还承担了业委会的部分职能,业委会把小区的一些事务发在论坛上,比如小区垃圾堆放问题、绿化问题、乱停车问题……业委会跟业主在网上讨论交流,省时又省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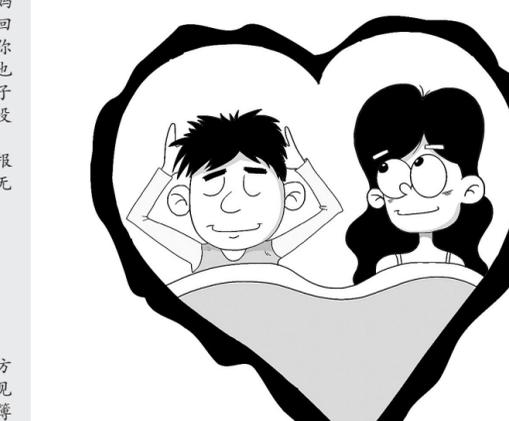
小区的QQ群,把邻居们“网”在了一起,让钢筋水泥铸成的“森林”里,多了些温暖和情意!

婆婆和公公退休在家,做点好吃的就会打电话让我去吃。老公工作忙基本上没时间过去,我一个人做饭也吃不了多少,每天下班就去她那蹭饭。

婆婆爱打几圈麻将,但却是很会过日子,东西只要是能用就舍不得扔掉,我对此表示不屑一顾,觉得那能省几个钱?对于婆婆的“省钱绝招”,有时候让人有些难以接受:吃饺子蘸的酱油,剩下的必须喝完,否则她就会说你浪费。平日里,舍不得吃也舍不得穿,锅碗瓢盆是能就不用。

你为什么要娶我

曹凤茹



的,偏偏揭我的伤疤!”我在黑暗中怪怪地笑,央求你,告诉我,当初美女如云,你为什么选择我?为什么不顾众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娶我?

“你还好意思问呢?”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?我诡异地一笑。你眼睛放光,开始讲娶我的理由。

第一,你比较傻。傻人心眼好,我妈脾气大,事事要强,得理不饶人。而你不会和我妈计较,不会让我在夹缝中生存。

第二,你心地善良。咱班谁有困难你都帮,街边要饭的,你会慷慨相助。这样的人,会对我父母好,我家庭背景复杂,老人多,娶了你,你会对他们每一个都好,你会珍惜我们之间的过往,我不必因家庭而分心。

第三,你爱劳动。每天早晨,你第一个到校,抓拍的卫生你承包了。经常弄得满脸是汗,大家那么心安理得地享受清新的环境,而你却安心地默默付出。娶你之后,你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承担一切。

第四,你特聪明。每次考试,你都能得第一。如果我娶你,将来的孩子也一定绝顶聪明……

“哈哈,原来,我还有这一串优点啊。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呢?”你笑了。“你别得意,最重要的一点,我还没说呢?”你故意卖了个关子,然后慢吞吞地说:“你是女人……”

“天啦,这也是理由!”

婆婆的小金库

周柳莺

会更新。家里的阳台成了她收集废品的集散地,只要能卖钱的东西,她都会捡回来分类卖给收废品的。为了能够“省电”,婆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,就会尽量不开灯,有几次我去她那里,就见她摸黑在吃饭。我是个大手大脚的性格,平时的花销比较大,在家吹空调、用煤气也不知道个算计,洗手间的灯经常是忘记关,这要是让婆婆看见了准是一顿猛批。看见我的种种“劣习”她就要立即纠正:洗衣服要颜色深浅分开,以免混色;饭菜不要吃两顿就倒掉,不坏还可以热热吃;钱要一分一分地积攒的等等。我虽然点头称是,心里却不太舒服。

按说婆婆和公公的退休金不少,用不着养成这种“习惯”来攒钱,我规劝了她数次,她却是反过来训我:“这过日子就要精打细算,不该花的钱不能花,钱是攒出来的,家里有个大事小情,向谁借不是都要还的吗?”虽然我对这话只赞成一半,但也没有与之狡辩。

婆婆的勤俭持家在邻居间

和你共同生活了20多年,我心中一直有个疑惑,你一米八的身高,长得眉清目秀,人见人爱;我一米七的身高,黑黑瘦瘦,小眼睛,单眼皮,私下里认为,自己没有讨人喜欢的一方。那么俊朗的你,当初为什么要娶我?

一天午夜,我们都睡不着觉。你给我讲梦,你告诉我,你梦见了已故的奶奶,你梦见了一笼茴香馅的饺子,你当着我的面,大口大口地吃。那饺子很香,味道很正,只有奶奶能够调出那股茴香馅的香。你让奶奶也吃,奶奶一直摇头,不说话,一直望着你笑。无论你怎样央求奶奶说话,奶奶就是不回答,你急,就醒了。

你呵呵地笑着骂了一句“不理你了,唠得好好

爱情“储蓄”

王玉卫

她因事业的耽搁,至今仍待字闺中。她发誓,今生谁若与她有缘,她不仅以身相许,还会把多年的积蓄都托付给他。机会终于来了,在媒人撮合下,她认识了小她6岁的“意中人”。那段日子,她一直沉浸在甜蜜的甜蜜里。闪婚后,她坚守诺言,把所有的存折和密

父亲的空洞

彭胜发

手艺很好。面对父亲信上描绘的甜蜜安逸的生活,年幼不谙世事的我自然十分相信,相信父亲凭借自己的好手艺能在城市里安安稳稳地扎下脚跟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父亲打工的那个南方小城成了幼时的我一个无比向往的地方。晚上睡觉的时候,我就会把父亲的信拿出来,津津有味地看上一遍,通常一闭上眼睛,父亲在空调房里舒适地睡着的模样就在我眼前浮现开来。

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经过一番面试找工作的辛苦,蓦然想起父亲当年写的信,才知道一切远不像父亲说的那样。上天仿佛为了让我了解

名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

班,好和他们玩。阎肃从来不会摆什么家长的架子,和阎宇总是“没大没小”地闹个不停。爷俩当时最爱玩的一个游戏叫“双肩着地”,即看谁能把谁压在底下,并使其双肩着地,保持三秒钟。阎肃总是搞突然袭击,假装不经意地走过来,嘴里胡乱说着别的什么事,眼睛还要看着窗外,趁儿子也扭头看时,突然把儿子摁倒,但阎宇总能飞快地翻身爬起来,手扒着床,阎肃就想想方设法要把儿子翻过来。有时候弄得阎宇哈哈大笑,笑得没劲儿了,阎肃才罢休。不过小阎宇有时候也会来个突然袭击,一下子把爸爸扑倒在床上,给他来个“双肩着地”。这游戏爷俩好像好玩不厌,一连玩了好多天。这么好的爸爸哪个孩子会排斥呢,喜欢都来不及,不知不觉中就将爸爸的身份淡化了,转而成了最好的“哥们儿”。

一天,妻子上阎肃那儿找他有事,见他与儿子在屋子里疯玩,妻子气愤地说,看来你也被儿子带坏了,我真不知道你们爷俩怎么收场!

冯德麟得了这封信,如获至宝,囑人把消息在奉天城广为传播。一时里,冯家宅邸前车水马龙,官绅士商,如蝇逐臭,争先恐后地向冯德麟祝贺道喜。张作霖也亲自带了手下汤玉麟、孙烈臣等人专程致贺,送了一个条幅,上写四个大字:当仁不让。冯德麟嘴上谦虚,哎呀呀,望风扑影的事,诸位还是莫把冯某推到两难境地吧。心下却早已喜不自禁,摩拳擦掌,踌躇满志,连新督军府的位置都选好了。可是,事情的结果却与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,苦盼的任命没有下来,反倒来了个段芝贵,鸠占鹊巢,一头把他拱到了一边。

从郑家屯回到奉天,冯德麟就来找张作霖,直接表明态度,段芝贵抢了我的位置,我咽不下这口气,咱们联手,把这王八蛋赶走。张作霖面有难色,这样不好吧,你到底是谁派来的,整不好,告咱几个谋反的罪名,事情就不好办了。冯德麟等的就是张作霖这句话,你不干是吧?到时你干我自己干,到时候你可别来抢功,茶根都没你的份!

冯德麟铁了心要把段芝贵赶走,“酒囊饭袋”饭店就是他向段芝贵的宣战书。开业那天,他亲自给饭店剪彩,明明白白地告诉段芝贵,这个饭店就是我开的,“酒囊饭袋”说的就是你。他想要段芝贵睁开眼睛就能看见这四个字,做梦都能梦见这四个字。同时,他还花钱在日本办的《盛京时报》上开了个专栏,专栏名也叫“酒囊饭袋”。发了几篇历史上“酒囊饭袋”人物的简介后,锋芒直指段芝贵。说奉天地面上有个姓段的“酒囊饭袋”,是袁世凯家厨娘的儿子,靠着他和袁世凯明暗暗的关系,弄了个边外小吏。上任伊始,就腆着大脸去郑家屯参加一个毫不相干的婚礼。在婚礼上喝得酩酊大醉,把尿都撒在裤子里。这篇文章亦真亦假,真的确有其事,假的又让人信以为真。虽然没点出名,但所有人都知道骂的是段芝贵。

文戏开了场后,武戏也敲起了“急急风”。冯德麟调来马队,天天夜半时分在段芝贵宅门前飞驰而过,杂沓的马蹄声在静夜中分外惨人。某一天,冯部士兵竟端起机关枪,对着段家的屋顶扫了一梭子,把几十片瓦瓦击个粉碎。

冯德麟虽然土匪出身,过了多



一个营卫队。真要动起武来,这几百人跟冯德麟的二十八师相抗,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惶恐之下,段芝贵把希望寄托在张作霖身上。上任伊始,他亲赴郑家屯参加张学良的婚礼,就是想拉拢奉天地面上的这个实力派人物。

张作霖心里清楚,别看冯德麟张牙舞爪的,他并不敢真对段芝贵下手。杀死政府命官,无异于谋反,这种堵死自己后路的事他绝不会干。可是,当段芝贵哭着跑来诉说,冯德麟派兵进城,往家里打枪时,张作霖满脸惊愕,有这等事?看来这姓冯的是豁出来了。督军,你不知道吧,冯德麟当年在辽西可是一手遮天,当地的官员让他打死不少呢!张作霖此话倒是不虚,冯德麟横行辽西时,离他山寨最近的那个县,空了十几任县令,没人敢去上任。

段芝贵一听更害怕了,雨亭兄,你可得帮我啊,我一介书生,手无缚鸡之力,底下又没兵,他真要发起狠来,我命休矣。张作霖一拍胸脯,督军放心,有我张作霖在,决不允许什么人加害督军。段芝贵心里还是惴惴不安,你们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,哪个兵力强一些?张作霖说,当然二十八师要强一些,不过,督军大可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张作霖今天在这里表个态,二十七师全体官兵愿以全力保护督军,掉血流汗,在所不惜!

连载

阎宇在幼儿园打架最离谱的一次让一向好脾气的阎肃也生气了,这也是阎肃唯一一次打儿子。

那一次起因是阎宇又犯错误了,幼儿园的老师批评阎宇,阎宇特别不服气,就和老师对着吵,吵着吵着到最后,阎宇竟然捡起一小块砖头砸老师,吓得老师满院子跑,阎宇就满院子追。最后是被幼儿园养猪的饲养员赶来,一把夺下砖头,把他制伏。幼儿园园长一看,这还了得,让阎宇罚站。当时正好赶上要吃饭了,不服气的阎宇嘀咕着:凭什么让我站着,不让我吃啊?当时,那些盛满菜的菜盆就放在楼梯口,一撒野,趁人不备,他上前几步,把放在楼梯旁盛满菜的几个桶全给踢翻了,菜汤里更坏的一些高年级学生,他们教他听课、逃学,还有抽烟。

一年级还没上完,学校因为阎宇老惹事,要求其转学。阎宇的妈妈实在坚持不住了,就跟阎肃商量怎么办。阎肃想了想,说:“那就让儿子跟着我吧。”

就这样,阎宇和爸爸搬到了北京西郊的中国京剧团院里(妈妈和姐姐则住在原处),上了附近的小学。他到了新班级没两天,就将班里的“大王”打败,成了新的“大王”。

以前一家人住在一起时,阎肃就是全家人的开心果,孩子们都盼望他早点下班,好和他们玩。阎肃从来不会摆什么家长的架子,和阎宇总是“没大没小”地闹个不停。爷俩当时最爱玩的一个游戏叫“双肩着地”,即看谁能把谁压在底下,并使其双肩着地,保持三秒钟。阎肃总是搞突然袭击,假装不经意地走过来,嘴里胡乱说着别的什么事,眼睛还要看着窗外,趁儿子也扭头看时,突然把儿子摁倒,但阎宇总能飞快地翻身爬起来,手扒着床,阎肃就想想方设法要把儿子翻过来。有时候弄得阎宇哈哈大笑,笑得没劲儿了,阎肃才罢休。不过小阎宇有时候也会来个突然袭击,一下子把爸爸扑倒在床上,给他来个“双肩着地”。这游戏爷俩好像好玩不厌,一连玩了好多天。这么好的爸爸哪个孩子会排斥呢,喜欢都来不及,不知不觉中就将爸爸的身份淡化了,转而成了最好的“哥们儿”。

一天,妻子上阎肃那儿找他有事,见他与儿子在屋子里疯玩,妻子气愤地说,看来你也被儿子带坏了,我真不知道你们爷俩怎么收场!



皮搭建起来的食堂里抽上一口烟。晚上睡觉的地方是8个人一大间的宿舍,拥挤不堪,唯一可以带来一丝凉意的是床头那台小风扇。

十多年前,父亲在外打工的生活就这样呈现在我的眼前,这样的生活很真实,一点也不虚假。在我的精准构思下,它们处处充满了生活的细节,父亲当年辛勤劳动的身影一下子在我眼前变得丰满起来。我常想,十多年前的父亲打工的环境或许比这里更苦。

一年后我从这个家具厂跳槽出来,打电话给在深圳打工的父亲。我问父亲在干什么,父亲轻声说他刚吃完饭,现在在一个大型商场里纳凉呢。父亲轻声地说着,仿佛怕被商场的人听见。

挂了电话,抬头,我看见的是火辣辣的太阳。

本版插图 涛涛